

文史钩沉

长乐塬的记忆

◎袁智强

冬夜纺车声

◎苟文华

冬天，乡村的夜晚来得早。太阳一落山，地面就升腾起一层薄雾，雾气从渭河滩的稻田以及台地钻出来，随着凛冽的寒风漫进村庄，很快地将村庄包裹。暮归的牛羊和农人，穿梭在烟雾缭绕的黑黢黢的村巷中，像是从远古的神话中走来。

月牙和寒星点缀在浩瀚的夜空，营造出一派空廓而又清冷的夜景。随着西北风的呼呼吹刮，空寂的村巷和院落中，传出一阵阵“吱吱呀呀，嗡嗡儿吱——”的纺车纺线的声音。

纺车声不单只从某一户人家的院子传出，几乎村庄的每一户人家，女人们都会利用这漫长的冬夜时光，坐在一架架纺车前，将一捆捆棉花捻子，纺成细细的棉线，为开春之后的织布做着准备。

这是儿时北方关中冬夜里的一道风景。这风景，由于浓浓夜色的覆盖和刺骨寒气的阻隔，外人无缘窥睹。而生活在乡村的人，经年累月，早就司空见惯，不会有人注意。

我的母亲，就是在这被人忽略和漠视的每一个冬夜里，坐在炕头的纺车跟前，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不断地一手摇动纺车冰冷的木把，一手轻轻地挥舞着，抽出绵细的白线。她那由于受冻干燥而皸裂的双手，有时候是红肿的，有时候还会流血和出血。但，一个农家主妇必须独自承担的纺线和织布家务，不会因天气的寒冷而停止。冬天的白昼短且不说，母亲跟所有的农村妇女一样还要到农田里劳动，哪有闲暇时间坐下来纺线。而棉花分到家里来时，本身节气已经是寒冬，唯有在这漫长的冬夜，她才有充裕的时间可以静静地坐下来，把棉花弹出来，再搓成细长的棉花捻子。

对于农村妇女来说，坚韧和能干像是与生俱来的。每一位母亲，都会在女儿很小的时候传习绣花、纺线、织布、做饭、剪窗花、缝衣服等诸般是女人们必须具备的“女红”。我不知道母亲是在几岁的时候，由外祖母传授给她纺线和织布的技能。但我知道，姐姐八九岁时，就在寒冷的冬夜里，跟着母亲学习纺线，并在十岁时，占据了一辆纺车开始独自纺线。

对这种熟悉的没有人提及的纺线声，我的感情是复杂的，有时候喜欢听，有时候又怕听。喜欢听是因为从我懂事时起，每年的冬夜里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听见它，那么熟悉，就像是小夜曲，那么悦耳，那么动听，又像是催眠曲，我常常是在母亲不间断的“嗡嗡儿吱——”的纺线声中进入甜蜜的梦乡；我怕听到这声音是因为每当半夜从梦中醒来，一睁开惺忪的睡眼，就看见母亲还坐在炕头的纺车前，不知疲倦地纺线。随着纺轮快速转动而飘逸在屋中的棉屑，附着在母亲的头发上，在煤油灯昏暗的光照中，她红肿的眼睛布满血丝，我心感疼痛。母亲轻轻地摇动纺车，一根根棉花捻子纺成一咕噜一咕噜圆实的线锭子。这细细的长长的棉线好像不是从棉花捻子上抽出，而更像是从母亲羸弱的身躯里抽出来一样，一夜夜地剥蚀，一夜夜地煎熬，母亲消瘦得就如一尊蜡像。

夜已经深沉，而母亲的纺车依然嗡嗡儿吱地响，坚毅而刚强的母亲，用她最原始的劳作，向村庄传达出她对寒风的蔑视。

纺车的声音慢慢地淹没了西北风的呼啸，淹没了冬夜的寒冷，弥漫在村庄静寂的院落里，飘逸在幽深的村巷中。听着纺车的声音，我心里涌上一股暖流。虽在严寒的漫长冬夜，我却依然能够看见春天走近的希望……

周秦风

同题作联 题宝鸡装备制造

潜海飞天，科技强军圆国梦；翻山越水，宝鸡装备显神威。(薛永祥) 雄踞五百强，西府科研研利器；饮誉八千里，宝鸡制造更辉煌。(张录军) 铁甲奔流，方阵铿锵，科技进军看重器；宝鸡制造，精工装备，强国追梦建奇功。(魏克轩) 桥梁通四海，钢管绕全球，诚信千秋赢盛誉；宝钛助航天，轻装资军备，精工万里耀神州。(吴岱宝) 蛟龙探海，破翼入云，细数神州利器无穷，继往开来中国梦；责任如山，前程似锦，勇攀科技高峰不悔，争奇斗艳宝鸡新。(张蛟龙)

下期“同题作联”联题：贺十二届书法篆刻国展宝鸡展区开展

悬联求对

出句：以德为邻，门前总有春风漾 (蔡哲)

上期“悬联求对”应对结果

出句：文化大咖，为美丽宝鸡助力，再亮周秦名片(张峰青) 应对：精神沃土，为腾飞华夏生花，久呈汉唐辉煌(张红莉) 关中天下，携驼铃丝路回声，平添泾渭汉风(于萍) 贤儒雅致，给和谐城市增辉，传扬石鼓遗风(何熙祥) 陈仓新景，给繁荣丝路增辉，再添华夏雄风(李周宣) 兼葭沃土，促温馨古城升华，遍迳西府诗风(牛新建) 女排高手，给文明中国增光，重添盛世华章(高有建) 青铜重邑，邀庄严古董发声，溯究华夏根源(雷丙应) 风光独秀，给神奇太白增辉，永彰山水景观(张驰)

本栏目投稿邮箱：wyz2888@163.com 手机短信/微信投稿：13008488566

宝鸡楹联

第十六期



长乐塬该读一年级了——它被如此命名源于2013年面世的《西迁！西迁！》。六年以后，那本书的作者冯驱已有如下身份：中国工合理事，工合国际委员，工合运动特邀研究员，宝鸡工业历史研究专家，金台区政府特聘专家。由他命名的这处工业遗址更是声名显赫：国家首批工业遗产，陕西省首批文化遗址公园，中国工合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第八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尽管如此，冯驱还是犯过重大错误——“塬”字是“园”字之误。《现代汉语词典》对“塬”字的释义只有一项：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因流水冲刷而形成的高地。长乐塬实际地形地貌与此对照可见，别字“塬”更形神兼备，惟妙惟肖！既如此，不妨将错就错吧。

截至目前，尚未买门票“入园”的观众已然数以千计，不知他们是否意识到：依次进入视线的竟然是一群房，一群各具特色的房！谓予不信，就请随我移步：

正对园区的这幢小楼实在不起眼，只是它正门上方镌刻的“福新中新大楼”六个民国时期流行的美术字，似乎在严正地警示你：不可造次！民国政府主席林森、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曾在大楼竣工时题词褒奖的史实，更显示了它不容小觑的分量。

大约是西北建筑材料尤其是水泥和钢筋奇缺的形势所迫吧，由著名设计师王秉忱设计的这幢大楼，建造时遵循了“就地取材”的原则，除四个雨棚使用了钢筋水泥外，基本使用青砖和木材。这幢大楼的风格独特，具体表现在：大门转角的青砖全部用手工打磨出圆角，每个窗下镶嵌方便逃生踩踏的砖块，南立面采用中国传统风格的八角窗点缀，全楼铺设木地板，房间内设有壁炉采暖，会议厅使用通体落地窗采光。设计如此新颖，至今还有读建筑

月14日办公大楼落成后，厂里派木工做了个底座，把它安放在楼内。第二次的“联系”更紧密。1949年7月14日清晨，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带人进入福新中新大楼，在三楼架设四部电台指挥扶眉战役后期作战。



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公园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业领域发生过两件大事：一日迁厂运动，一日工合运动，这两件大事都与宝鸡密不可分。工厂西迁，奠定了宝鸡作为西部工业重镇的基础；工合运动，则使这座城市戴上了“工合城”的桂冠。宝鸡在工合运动中的业绩和声誉源于如下事实：工合运动的中心在西北，西北地区的工业合作社到1940年底已发展到五百多个，而工合西北区办事处就设在宝鸡，宝鸡是工合运动的核心区域已成研究者的共识。至于具体的论据，则全部装在办公大楼斜对面的薄壳车间里。何谓“薄壳车间”？其实，这种1954年4月按照苏联援助的图纸建

史可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由于它是生土建筑，特点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简单易修，坚固耐用，冬暖夏凉，它的基本功用是住人。但长乐塬上这24孔已经存在78年的窑洞则无声而又不容置疑地告诉你：不，它还可以是生产车间。

用来做厂房的窑洞出生于1941年2月28日，孕育时间则长达一年又两个月，问世后赢得一片赞誉，它们是“防御”的产物。

工厂生产，厂房是必备要素之一，但在那



福新中新大楼

个年代，修建厂房竟然成了一种奢望！据统计，抗战期间，日机曾多次空袭宝鸡地区，而中新又是重点轰炸目标，盖得再快，也赶不上飞机炸的速度。于是，中新总经理李国伟向多方征询意见后，决定在陈仓峪下开挖窑洞，当作地下车间，抵御日军空袭，坚持生产。还真是“英雄所见略同”，这个设想一经提出，便得到了中国工合的发起人之一和重要领导人路易·艾黎的肯定，后者还建议修建窑洞车间可以参照宝鸡台隧道的地质资料进行施工。车间内部有7孔窑洞长达60米以上，最长的达109米。7孔长洞被6孔横洞贯通，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窑洞总长度达3.5华里。中新纱厂把全部前纺设备和1.2万枚纱锭安装在洞内，成功地抵御了日军多次空袭。万枚纱锭进窑洞

(并且是开机生产而非简单存放)，这可是亘古未闻的奇事啊！就连学贯中西、见多识广的文学大家林语堂先生都曾感慨地说：“这是我见到的中国抗战时期最伟大的奇迹之一，有力地支援了抗战。”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主席荣大伟进洞后的观感更是发人深思：“参观窑洞车

间时我感到精神振奋，看到了中国人的不屈精神。”可见，充满窑洞车间的，不仅有机器、纱锭等当时的稀缺物资，更有奋起抗争、宁折不弯等千金不换的精神力量。

与前述三种功能各异的房子相比，乐农别墅最符合“用于住人”的定义。这座1943年8月5日落成的别墅同前述那栋办公楼一样，也是著名建筑师王秉忱的作品。别墅虽是长乐塬诸建筑中标准最高的，但所用材料其实很普通：青砖外墙，青瓦屋面，松木地板。房间内分为主次卧室、笔箱间、衣帽间、阳光室、浴室等二十余间，楼内设有壁炉采暖，家居设施十分齐全。因是总经理李国伟送给岳父荣德生的69岁生日礼物，终生以工为业且被称为“棉纱大王”的老泰山

又名不副实地以“乐农居士”为号，别墅便被以“乐农”命名。有意思的是，这座建筑一直被保存至今，其主人却一次也没住过，倒是国共两党的一些重要人物为它增辉，其中就有两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49年7月20日夜，彭德怀在这里住过一宿。当年年底，即将进军西南的贺龙率军路过宝鸡也在这里小住时日。

长乐塬的房子既非住宅也非商用房，从本质上讲，它们都可以归入厂房类别。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就连其中最年轻的薄壳车间都有资格刷老年卡了。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建筑质量优良；二、它们屹立不倒似乎是在等待一个再次被利用的机遇。还真被它们给等到了，从2017年至今，长乐塬工业遗址公园已经获得了一张名片两面印都盛不下的头衔。近期，随着“工合之光”组团告竣的脚步声日益临近，进行主题教育活动的，领略窑洞车间真面目的，“回老家”重温儿时梦的……纷至沓来。但不管你是做什么的，来自何方，是细细品味还是走马观花，“震撼”这个词是观感中必用的。

“长乐塬”现在已经从生僻词一变而为常用词，正在开发之中的文化旅游城也被冠以“十里荣耀”之名。这个“荣”字实在是巧用了一个双关词。一方面，申新姓“荣”；另一方面，当过共和国副主席的荣毅仁曾被陈毅副总理称之为“红色资本家”，荣家企业走过的确实是一条荣耀之路。这些以房子为外在形态的遗址、遗迹，装在它们里边的不也是荣耀之物质、荣耀之精神吗？



双曲拱薄壳车间

专业的大学生前来参观、临摹。办公楼是干什么的？答案不言而喻。但你可能想不到，这幢大楼竟然与“军事”发生过两次联系！二楼前厅内，曾经陈列着一枚航空炸弹壳(复制件)，它是1940年9月2日日寇飞机轰炸中新发电厂时未爆炸的“天上来客”。1943年4

成的房子全名叫双曲拱薄壳车间，其建筑特点是房顶无梁，受力作用分布在四个墙角上。这种顶上叠着一摞“五花肉”的房子以前是面粉库房，现在则展陈着大量工合运动的珍贵史料。窑洞的具体诞生年代难以考证，但有资料显示：“穴居式”民居

当代亲情与当代阅历的抒写

——徐斌会《掬情热土》的创作原点探视

◎相相

而且也给文学陕军散文方阵的壮大与璀璨，带来了新的阅读亮点与阅读期待。

最近出版的徐斌会这部近22万字的散文集《掬情热土》，既是对宝鸡散文界以地域性的亲情与涉己性的阅历作为创作基点这一主流创作方向的自然呼应与惯性融入，也是对自己精神过往的一次重要的调整与审视。

以父亲、姐姐、外婆等为亲情标的，以故乡、年夜、回家等为情感触发器，以端午、清明、腊八等为人文催化剂，以黄柏塬、玉皇山、衙岭等为地域性缩影，以农民工、步行街、姜眉路等为时代性底片的散文创作，在徐斌会的这部散文集中占了相当大的篇幅。这些浓情蜜意与缱绻缠绵相互交织、粗犷精壮与割悍舒朗互为回响的文字，既是徐斌会今生亲情与今世际遇的对唱，也是他生命善意与人性标高的呼唤；既是他时代粗粝与社会深阔的自我体认，也是他时光荏苒与岁月静好的本我余味。

文学是暗夜点灯的事业。坚持文学创作就是坚持剪灯花，就是在坚持擦拭不断被蒙尘的心灵之境。作为宝鸡散文界执着的坚守者之一，徐斌会和他的散文创作，在取得了许多值得重视的创作成就与探索经验之外，当然也有许多这样或那样的值得商榷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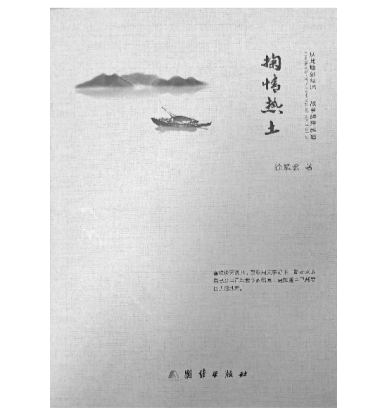
抛开别的暂且不论，就当代亲情和当代阅历的书写而言，徐斌会的写作，虽然在当地的文学创作领域有了一定的辨识度与影响力，但其依然跟一些专注于地域性散文创作与地域性史俗书写的作家们一样，缺乏对当下时代脱颖而出的那种认知领域与审美智识上的指认与超越。

文学史上一直所争论或作为衡量文学作品境界大小的“大我”“小我”一说，其实是很无趣的事情。大我写得不好，大，就是小；小我写得极好，小，就是大。到底是大我写作还是小我写作，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不负所处时代的使命，你是用假嗓子在唱，还是出自真心；

你是用文字说出了那个时代许多人想说出却不敢说、不能说或不愿意大声说出来的话，还是描摹出了大多数人所曾经共同有过的恐惧、自信、或豪迈。

当代的作家，无论书写什么，都不要小看当代性，当代性是水，文学作品是鱼。这也许也是徐斌会，或者说徐斌会们，今后的创作，所需要重视或警惕的事情。

(本报发表有删节)



沐浴着周王朝的淳朴敦厚一路成长，裹挟着太白山水的钟灵毓秀谈笑风生，饱蘸着亲情与乡情酣畅淋漓地自由书写，清抹着岁月与阅历不忘初心并砥砺前行，徐斌会在宝鸡散文创作领域的异军突起，不仅给沉闷已久的太白县文学注入了巨大的活力，

